

大家为了让老吴头尽情地讲,给他卷烟、递水,听到精彩的地方大家也会应和起来

他们因“伊玛堪”而闪耀

唐李文/摄



侯儒与“伊玛堪”传承人尤文兰

自幼浸润于赫哲族文化氛围的赫哲族姑娘侯儒,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后,进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从事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2013年起,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赫哲族伊玛堪传承人人口史研究”,已先后在杂志上发表多篇相关论文。目前,这个项目已到了结题阶段,侯儒说,项目的成果就是一部有关伊玛堪传承人人口史的专著。

“伊玛堪”活态传承

“伊玛堪”是赫哲族口耳相传的一种说唱艺术,传递着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内在特质。“伊玛堪”说唱者被称为“伊玛卡乞玛发”,无乐器伴奏,一人即兴表演,说唱交替进行。由于赫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伊玛堪”这一古老的叙事传统和口头艺术,成为该民族传承自己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人文习俗等的重要形式,堪称赫哲族“活的历史教科书”。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赫哲族已从原始封闭的渔猎生活样态中开放出来,“伊玛堪”失去了存在的土壤。2011年11月23日,在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上,中国申报的“赫哲族伊玛堪”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的第7个人选项目,意味着“伊玛堪”的传承与保护已经进入国际视野。

侯儒说,目前赫哲族“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六位,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吴明新和吴宝臣两位,他们是叔侄关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尤文凤、尤文兰、尤秀云和葛玉霞,其中尤文凤和尤文兰是亲姐妹。六位代表性传承人都是赫哲族“伊玛堪”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2008年8月24日,吴明新自费在佳木斯市成立了赫哲族“伊玛堪”传习所,免费传授“伊玛堪”,这也是第一个正规的“伊玛堪”学习班,标志着“伊玛堪”的社会传承工作正式开始。2010年3月,佳木斯放其赫哲族村成立了“伊玛堪”传习所,该传习所至今已有6年多时间,共传授学员100多名,其中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只有8岁。同年6月,饶河县成立了传习所,聘请葛玉霞和吴明新定期传授“伊玛堪”课程。2013年6月又在同江八岔赫哲族乡建立了传习所。从2013年开始,同江市传承人自行带徒制度。吴宝臣、尤秀云、尤文兰、尤文凤平均每个月传授一次课,他们每人有不同的学员,所传授“伊玛堪”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由于“伊玛堪”只能靠口头传承,而赫哲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因此,传播“伊玛堪”最重要的便是能够熟练掌握赫哲语,并能对“伊玛堪”进行不断的创作和翻新。但是,目前,赫哲人不会说赫哲语已经见怪不怪了。据调查,如今,60岁以上的赫哲族老人完全通晓赫哲语的仅有不到20人。50—60岁的赫哲人通晓赫哲语的最多不足

10人,这其中有一些人还只能听而不能说。侯儒还发现,虽然赫哲族年轻人开始时兴学习赫哲语,但只能会说一些单词和个别句子,还不能用于日常交流。赫哲族现在共有5354人,其中只有几十个人能懂自己的语言。“一个物种的消失,只让我们失去一种动人的风景;一种语言的消失,却让我们永久失去一种美丽的文化。”赫哲语言的衰退,成为“伊玛堪”传承面临的最大困境。

伊玛堪的延存

尤文兰,1944年9月生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八岔乡,外公是“伊玛堪”著名歌手尤贵连,母亲尤翠玉说唱“伊玛堪”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尤文兰最初并不知道“伊玛堪”是什么,记忆里就是母亲劳作或闲暇时的说说唱唱:“我母亲是赫哲族有名的鱼皮衣制作高手,她在做活的时候总哼着‘伊玛堪’,一边做活一边说唱,我听着好听,觉得有意思就跟着唱,唱得不对的地方母亲帮着纠正,虽然没有成首会唱的,时间长了也会哼唱曲调,这也是第一个正规的‘伊玛堪’学习班,标志着‘伊玛堪’的社会传承工作正式开始。2010年3月,佳木斯放其赫哲族村成立了‘伊玛堪’传习所,该传习所至今已有6年多时间,共传授学员100多名,其中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只有8岁。同年6月,饶河县成立了传习所,聘请葛玉霞和吴明新定期传授‘伊玛堪’课程。2013年6月又在同江八岔赫哲族乡建立了传习所。从2013年开始,同江市传承人自行带徒制度。吴宝臣、尤秀云、尤文兰、尤文凤平均每个月传授一次课,他们每人有不同的学员,所传授‘伊玛堪’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由于“伊玛堪”只能靠口头传承,而赫哲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因此,传播“伊玛堪”最重要的便是能够熟练掌握赫哲语,并能对“伊玛堪”进行不断的创作和翻新。但是,目前,赫哲人不会说赫哲语已经见怪不怪了。据调查,如今,60岁以上的赫哲族老人完全通晓赫哲语的仅有不到20人。50—60岁的赫哲人通晓赫哲语的最多不足

唱调包括很多种,从性别上分有男腔女调;年龄上有少年调和老翁调;从感情色彩上又分为高兴调、悲伤调等。对于学习“伊玛堪”来说,授者的悟性很重要,口传心授的方式更多时候要通过自己的感悟去掌握学习。

2007年尤文兰开始传习“伊玛堪”说唱,最初主要是家族传承,她的儿媳、孙媳妇和外孙女都跟她学习。教了几个小时后,尤文兰发现这种传习方式,学员不容易掌握“伊玛堪”要领,她们只会说唱尤文兰教的片段,自己不能独立学习,更不能即兴说唱。尤文兰不断摸索教学方法,经过实践后,她发现应先教语言和曲调,只有基础学好,会说唱言会唱曲调,才能更好掌握“伊玛堪”。

2010年尤文兰当选“伊玛堪”说唱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同年3月同江市街津口“伊玛堪”说唱传习所建立,尤文兰开始正式走上了社会传承“伊玛堪”说唱的道路。她分“伊玛堪”分成说和唱两部分,从基础开始教。先教“说”部分的赫哲语,把句子中的重点单词和语法单独教,再教“唱”部分的曲调,单词语法曲调都掌握后,再学“伊玛堪”规定教材。她告诉学员一定要养成赫哲语的语言习惯,注意该有的语气,用传统语调语气说唱出来的“伊玛堪”才有“味道”。

生而担重任

侯儒说,胡艺是她调查过程中遇见的最年轻的“伊玛堪”传承人。



新生代“伊玛堪”传承人胡艺

吃粗粮

罗杉文/摄

在南方上学的孩子放假回来,我做了一锅香喷喷的东北大米饭,孩子说,东北大米真好吃,在外面很难吃到呢。我说:“你们现在真幸福……”孩子马上接上说,妈你不是又要说你小时候吃粗粮的事吧?

是的,我就是想说我们小时候吃粗粮的事。

那时候,普通人家生活都不太富裕,城镇口粮食是按人供应的,要凭票购买。每人限量每月24斤(老人)到32斤(成年职工)。小孩子则更少。那怕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子,供应量也不及一个成年人。其中大米、白面那叫细粮,分配得很少。白面每人每月8斤左右,大米只有两两三斤,一般都要攒到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平时都是以粗粮为主,粗粮能吃饱不错了。

那时候,差不多家家都有三五个甚至七八个孩子,孩子越多的家庭粮食越不够吃。记得有个邻居刘老家,有七个孩子,五个是男孩,每个月还

到月底粮食就吃光了。没办法,要是赶上冬天就吃两三天土豆,如果是夏天只好吃两三天稀粥,是饿着等下月初粮证上有粮了才能做饭。

粮食不够吃,细粮还那样少。最让我伤心的是,小米居然还按细粮来供应,这几乎成了我童年时心里的一道伤。

因为小米做饭并不好吃,非常硬,下咽时感觉很粗,刺嗓子。可是后来一个偶然机会,我去农村吃了一次农户人家做的小米饭。哎呀那个好吃呀!心里就想,为什么不一样呢?人家做的小米饭,软软糯糯,嚼腾腾,金灿灿,大粒粒,而且还飘着满屋的香气,好吃极了,跟我一直以来对小米的感受不一样啊。结果人家告诉我,因为你们吃的是陈粮。

供应粮估计是储备粮的原故往往是陈粮,陈粮硬得很。这还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父母都上班,给我们做饭的是奶奶,奶奶是南方人,吃惯了也做惯了米饭,面对北方的粗粮,苞

米面、大粽子、高粱米等等不仅是吃不惯,更糟糕的是不会做。

现在我们是总说粗粮细做,我们家那时候可以说细粮粗做。窝窝头做不好(难吃),大饼子更不会。苞米面做窝窝头不好吃不是么,拿家里仅有的一点面往里兑。别人也许会吃,那不是发糕么,也不错呀!可我们吃到的这些孩子知道不是。发糕松软、干爽、有弹性,咬一口滋味绵长。而我们家做的双面糕(苞米面加白面),是又硬又黏,颜色发暗,口感粗涩。

看到别人家孩子拿着金黄黄的大饼子或窝窝头,心里好生羡慕。而别人家小朋友呢,其实天天吃大饼子带大葱也腻歪,看到我们拿着黑溜秋的新奇食物也馋得。这样互相瞅瞅我,我瞅着你,眼神与眼神的电光石火交汇之间……奇迹并没发生,但却发生了人类最原始的交易行为,那就是:以物易物!简单地就说一个字“换!”

等晚上妈妈下班回家知道了这件事后,心疼地挨个揍了我们一顿。不是心疼我们,而是心疼那饼子:“那可是掺了面的呀!”

小孩子和大人对食物的感知是不同的。大人觉得某食物虽不好吃但也能将就,但小孩子却会觉得受不了。我记得一直到上高中,都在埋怨家里做的苞米面饽饽不如别人家的大饼子好吃。“别人家的大饼子为什么好吃呢?同样是苞米面做的呀。”

有一天,妈妈下班回来,神秘秘地跟我说:明天妈妈给你做大饼子吃。好吃的大饼子!

第二天睁开眼醒来,听到爸爸妈妈在厨房说话。妈妈说,我为了做好吃的大饼子给孩子们,特意跟王姐学了一下。原来做大饼子不仅要用苞米

面,还要放豆面呢。那天早上我迅速起床,去看妈妈做大饼子。那是个冬天的早晨,晨曦的微光照在铁锅和铝盖上,显得有些清冷。妈妈把锅盖打开,捅开压了一宿的煤火。奄奄一息的火炭爆起了火花,似乎有了生气。妈妈撮了一铲煤,添进炉子里,盖上炉盖,然后开始做大饼子。她取了一个面盆,舀了半盆苞米面,然后在盆里用热水把面和湿,搅成浆糊状,又掺进了不少豆面。

这时候火起来了,妈妈把刷干净了的大铁锅架炉子上。只见她往手上哈一口气,开始捏饼子。很快就捏出一个来了,我看看妈妈比量了两下,“啪”地一声,大饼子照锅沿摔了上去,还挺响。然后我俩开心地相视一笑,正要接着往下一个,却不好,只见刚才贴锅壁上的那个饼子,滋地一下,顺着锅沿滑向锅底去了。

怎么回事?太湿?太干?豆面不够多?也许苞米面要饽一会才行?各种猜测,一通乱试,结果都不是。其实就是铁锅烧太热了嘛!

总之,我在高中后两年终于吃上了好吃的大饼子,跟邻居东北人家做的一模一样的正宗饼子。高考之后我离开家乡四年。毕业时学校告诉我们几个黑龙江来的同学,说你们是边疆省份,只能回去建设家乡。当时一想到又要吃那难吃的粗粮了,胃里就一阵抽搐。

谁想到,等到再回来时,家乡的饮食结构已经发生了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东北大米”开启了家乡百姓餐桌的新纪元!并且没过多久,它便冲出家乡走向了全国。

爆发于朝鲜国土、战火蔓延到中国辽东和山东半岛及澎湖列岛和台湾的中日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日军丰岛突然袭击到1895年4月签订《马关条约》,历时8个多月,中国惨败,大清朝丧权辱国,一蹶不振。但是,清朝广大官兵进行了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军事抵抗。其中参战的黑龙江军队也浴血奋战,英雄辈出。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全宗中,《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为奉旨带兵赴奉事札》、《增祺为依克唐阿为请奖恤伤亡官兵折及恤恤永山片奉旨允准事咨》及《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为奏请奖励草河岭等处打仗出力官兵折奉批事的咨》等档案,就记载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史实。让我们透过档案,走进那段悲壮的历史画面。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设置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辖区,近200年黑龙江地区一直是八旗制兵承担着本地治安、防务任务。清朝末年,八旗军日渐堕弛,清廷开始改革兵制。到甲午战争爆发时,黑龙江军队形成了镇边军防军和齐字营练军共存的格局。其中镇边军成为黑龙江军队的主力,也是甲午战争中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甲午战争刚刚爆发,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即上书请战,欲率军前赴平壤增援,此举深得朝廷嘉许,当即批准入朝。然而未等起程,因奉天防务紧要,奉旨“即带八营赴奉天,听候命遣,择要驻扎。”依克唐阿便立即率队统领永山连带四起官兵,刻即起程,取道吉林、长春前进。”

在中日交战前夕,清廷曾抽调吉林吉字营两起随大军进驻平壤,为弥补吉林兵力之不足,经办理东三省练军大臣安奏准,于黑龙江齐字营内抽调马队两起、步队两起,由总统倭恒额带至吉林省城候调遣。后因平壤大军失利,又改令倭恒额率部赶赴凤凰城岫岩一带扼要驻防,以资策应。这样,到大战爆发时,黑龙江军队约大半兵力先后被征调入奉,投入作战。

平壤失守后,清政府便设置了鸭绿江防线。根据清廷电谕,依克唐阿率军移驻长甸、蒲石河一带,“所有倭恒额、聂桂林两军,均归节制”。10月24日,日军

甲午抗日悲歌

戴丽艳



跋涉过江,驻守蒲石河口等处的齐字营予以阻击,从早晨一直打到傍晚,由于“贼众我寡,兼之枪炮子弹用尽,又无援兵接应,致失利”,败退红石砬子,结果鸭绿江防线被突破,随即全线崩溃。依克唐阿率镇边兵一度收复蒲石河口等处,但因势孤,无奈兵退宽甸,后又退守赛马集,与摩天岭守军退至督署土成部协同作战。不久,依克唐阿奉旨派遣荣和、寿山等人,前往吉林南一带招募猎户壮丁7000人,编作步队十四营,号称“改枪军”,加强了兵力。10月28日,依、聂两军合攻草河岭,与日军展开血战,“彼此枪炮环施,子如雨注,数十里外,皆云声震山谷,如迅雷疾发,终日不止”。是役日军以伤亡40余人的代价败走。几经奋战,依军攻至凤凰城下,11月18日于城下与日军又一次展开血战,伤亡惨重,统领永山壮烈牺牲。之后依军撤回分水岭一带。依克唐阿在奏折中对这一阶段的战况写道:“自十月十五日起,一月之间大小十余战,杀贼约有二千余人,而我兵伤亡亦如(之)。(依)身陷于危者再,最后凤凰城家突,失一骁将永山,兵气几不复振。”由此可见战况之惨烈。

在八个多月的甲午战争中,黑龙江军队转战辽东各地,大小十余战,伤亡数千,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齐字营自鸭绿江战役溃败后再无作为外,镇边军在依克唐阿的指挥下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或攻坚,或游击,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在草河岭、凤凰城等战役中,由于镇边军的屡屡苦战,为获得辽阳东路防御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依克唐阿在枪林弹雨中,“亲登山头指挥作战”;进攻凤凰城时,马队统领、四品銜三等侍卫永山“慷慨流涕,自请独挡一路,坚称不取凤凰城,誓不复还”,结果壮烈牺牲,时年仅27岁。其兄寿山也是一名骁勇之将,该员“纵横数十战,无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后来寿山升任了署黑龙江将军。其后镇边也都奋勇争先。海城之战,统领荣和“裹创力战,冠三军”,统领博多罗“果决敢战”;官营寿长“战无不胜,颇有伊祖多隆阿遗风”。正是在这些将领的带动下,镇边军上下同心,成为活跃在辽东战场上的一支生力军。即使是溃败的齐字营也同样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战后黑龙江将军的恩泽在奏折中曾提到:“该军以千余兵丁防守蒲石河二十余里要隘,抵抗诡诈百出之倭人,后无接应之援,相持半月之久,磨战不得谓不力,拒守不得谓不坚。”因而恳请恤恤齐字营死难将士,并得到朝廷的批准。



北国风

丫头

吴宝三

丫头是个男孩,姓常,浓眉大眼,虎头虎脑,我儿时的光屁股娃娃。他爷爷为何给他起这个乳名,怕是家里想要个女孩的缘故。我上学后方知,丫头的生日应该是夏天,要不怎么能有这么一套嗑:常老大家小大嫂/南下洼子摘豆角/一小筐没摘了/肚子疼往家跑/掀开炕席铺上草/老牛婆请来了/不是丫头就是小。这当是丫头呱呱落地降临人间的真实写照。

六七岁的时候,我差不多每天长在老常家,特别喜欢他家那片大菜园子,一到春天,菠菜、毛葱、生菜、水萝卜下来了,又新鲜又水灵。到了盛夏,白里透绿的洋白萝卜,一片片菜叶子如同一个个扁扁,扇动五颜六色的蝴蝶翩翩起舞,我俩把捕来的大蝴蝶小心翼翼夹在课本里,不是做标本而是当书签。天大热,我和丫头从麦地草从里逮回几只蝈蝈儿,放进柳条儿架的黄瓜地里,然后再去逮,垒台踩平了,黄瓜架塌架了,我们才不管呢,还把刚刚坐胎儿的小黄瓜扭儿,硬往蝈蝈儿嘴里塞。这时,丫头的二姨从屋里跑出来,像小鸡似的,把我们从小园子里往外赶,“死丫头,还不快去别场去玩,一会儿你二叔回来还得揪你的小鸡鸡!”丫头才不管呢,不揪小鸡鸡,照样疯玩。疯累了,我们用镰刀割几根玉米秆,坐在地头大吃大喝起来。听见大门口传来脚步声,猜想不是爸爸就是二叔回来了,他拽着我的手,猫着腰,顺着垄沟夺路而逃。丫头家的菜园子,是淘气包子的天堂,那里盛不下孩提时代太多太多的乐趣。

上学了,我和丫头分在一个班,每天形影不离,依然常在一起嬉戏打闹。上南大包子洗澡,下夹子打鸟,去大草甸子拣野鸭子蛋。我俩订立攻守同盟——谁也不许和家里人说。丫头胆子大,敢在学校的土围墙上翻斤斗、打把式,吓得我心惊胆战;他教我扶着墙头踩高跷、立大顶,我学到许多让同学们眼红的本领。有一样本领我学不来,那就是吃土垃坷,丫头像吃软糖一样吃得津津有味,坐在墙根儿下一气儿吃个五六块不在话下。我以为他家比我家穷,吃不饱饭,大人说,这孩子肚里有蛔虫,因为穷,买不起药。

丫头绝顶聪明,特别喜欢看小人书。看过一遍,便能讲述下来。一日,把几个小伙伴约到他家后道间,支起一个小木框贴张大白纸的影窗,自编自导,演起皮影戏来。演到哨兵在村头巡逻,丫头说,上自习时杨老师总管咱们,在教室走来走去,像不像这哨兵?咱们管他叫杨巡走吧!小伙伴们齐声说好,一阵欢呼雀跃,丫头忙用手捂上嘴,示意大家小声,别让前屋的爸妈听见。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这个外号居然在班里传开了。一日开班会,班主任杨老师把我叫到教导处,脸上堆满笑容,很和气地问我,老师的外号是谁起的呀?我低头不语。杨老师忽地站起来,怒发冲冠,拍着桌子吼道,你不说,去找你爸妈!我一下子被吓住了,去找家那还了得,只好从实招认,供出了丫头。回到教室,丫头被叫到讲台前罚站,在众多同学面前哭了,那一行行泪珠,流在他的脸上,重重地砸在我的心头。

班会开了一堂课,丫头一直在前面站着。终于放学了,丫头似啥事没有发生,和每天一样,招呼我一道回家。我揣揣不安,好像刚刚偷了人家的东西被发现了,焉头套脑,愧疚不已,几欲想说声对不起,终未能张口说出来。这件事在我心里打下很深的烙印。

小学毕业后,我和丫头各一方,音信两茫茫。听家里人说,他进了皮影剧团,我也算“专业”对口了,然而,后道间演皮影戏引发的风波终难忘却。上中学、上大学,我每每在小说或电影中看到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总把自己同《红太阳》中的王连举相对照。多少年后回到故乡,同学们在母校聚会,我忍不住提起这档子事,丫头听罢哈哈大笑,我早忘了。外号是我起的,你被老师罚了一顿,这是替人受过……一席话令我鼻子发酸两眼发热。尽管丫头如是说,为当年不能挺身而出,分而担之,岂能不省身思过?我站起身来,伸出双手,动情地说,让我再叫你一回吧——丫头!

